



父亲的白露

作者:葛亚夫

白露米酒醉流年

家味

作者:崔道斌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”当秋风乍起,凉意渐生,白露这个诗意的节气,便悄然降临人间。在我的家乡,每当这个时节,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酒香,那是白露米酒的芬芳。

记忆中的白露,总是与米酒紧密相连。每年一到白露,家家户户就忙碌起来,以糯米、高粱等五谷酿制白露米酒,那是一种传统,更是一份对生活的热爱。母亲总是格外用心,她挑选最好的五谷,精心清洗,仿佛在对待珍贵的宝物。看着她忙碌的身影,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,因为我知道,母亲酿造的米酒,那是世间最美的味道。

白露米酒的酿制,取水和选定节气极为讲究。家乡的泉水,清澈甘甜,是酿制美酒的最佳之选。而白露这个节气,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,赋予了米酒独特的风味。母亲说,只有在白露这天开始酿制,才能酿出口感最为醇美、香气最为浓郁的米酒。我虽不懂其中的奥秘,但却能感受到那份庄重与虔诚。

母亲是酿制米酒的高手,酿造白露米酒的步骤繁琐而精细。首先,她将糯米、高粱等五谷浸泡在水中,待其充分吸收水分后,放入蒸笼中蒸熟。然后,将蒸熟的五谷晾凉,加入酒曲,搅拌均匀。接着,将拌好的五

谷放入酒坛,密封起来。最后,酒坛被埋入地下或者放入窖藏,在黑暗中静静地沉淀着岁月的味道,等待着时间的魔法。

数年后,当酒坛再次被打开,那股清香扑鼻而来,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。那香气,醇厚而悠长,仿佛带着岁月的痕迹。轻轻抿上一口,甘甜温热的酒液在口中散开,醇香鲜美,让人回味无穷。

在我的记忆里,白露米酒总是与温暖的场景联系在一起。每当有客人来访,母亲总会热情地拿出自家酿制的白露米酒款待。大家围坐在一起,品尝着美酒,分享着生活的点滴。那温馨的画面,至今历历在目。米酒的甘甜,如同生活中的美好瞬间,让人陶醉;而那微微的温热,则像家人的关爱,温暖着心房。

“醇和不过白露茶,甜糯不过白露酒。”随着时间流转,家乡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,但酿制白露米酒的传统却一直延续着。如今,我虽已在城市安家,每天都在喧嚣的城市中忙碌着,但每当白露时节,总会想起母亲酿造的米酒,想起母亲忙碌的身影,想起那份浓浓的乡情。那甜甜温热的味道,仿佛能穿越时空,温暖我的心灵。那是家的味道,是童年的回忆,更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美好。



向日葵开 张成林摄



夜色如水,静听秋声,张继吟着的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悄然入了夜。父亲的小院里,月亮也是一艘船,载着蛾眉,泊在西墙。骑在墙上的眉豆,一身珠光露水,每片叶子都波光粼粼,闪烁着一个个节气:白露。

曾经,我不懂节气,就像对父亲一样无动于衷。那时,父亲还年轻,攀着节气,在一茬茬庄稼间健步如飞。他走得太快,把我远远甩在身后,只留下一个背影,构成我最初遥望的风景。父亲荷锄而立的姿势,宛如指针,标识着四时的节气,以及荣华与衰落的更迭。

时光与父亲背道而驰,我与父亲渐行渐远。我在《诗经》里肝肠寸断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……”我想的不是家乡的芦荻,不是父亲,更不是他的白露。我想的只是一个白露一样晶莹闪烁的女孩,以及一场荻花般浩荡的爱情。

一直以来,我都像父亲,把我的世界经营得很好。爱情也有她的节奏和节气,播种、施肥、灌溉、锄草、收获……我忘记了,如果爱情也是庄稼,那也要一茬接一

茬。而我,竟想一劳永逸,只种一茬,就想收获一辈子。那年,我收获满满一青春的爱情,却弄丢了爱人。

万念俱灰,我回到家。我大了,父亲老了,我们之间,被岁月用一茬茬庄稼推搡着。父亲什么都没问,我什么都没说。不知何时,沉默成为我们默认的交流。父亲依然早出晚归,用肥沃的时光,哺育他的庄稼。只是,他再没能把我落下,甚至,他开始撵不上我了。

立秋,白露,庄稼随节气褪绿着黄,父亲的神态也日益温柔、宁静。“七月流火,八月崔苇”“九月获稻”……在乡下,一切都这么按部就班,有来有往,迎来送往。

但一场雨涂改了一切。父亲望着伏地的玉米说:“玉米倒了还可以种萝卜、白菜,垄里套种小麦,照样不会错过一季子。没有啥是死(一成不变)的,因为人是活的!只要别让地空着,总归会有收获。”

我哑然。一点情感的挫折,我的“地”就荒芜了。“白露高粱秋分豆”,这个秋天,我颗粒无收,除了一张高粱

般的脸,羞愧地站在年华跟前。“白露为霜”,像父亲接受一场雨的突袭,我接受了“在水一方”。爱情是人生的白露,我已错过一个节气,不能再错过一季庄稼、一个人。还好,在秋天,我还来得及,种上希望和明天。

那个秋天,我和父亲很亲近。我学会了使用农具,知道了农时和节气,了解了各种庄稼的脾性,懂得了父亲……多年的时光,在转身间不期而遇,原来我们都不曾走远。我终于明白,最遥远的不是男女之爱,而是父子之意。我和父亲,都踽踽独行在“遥远”的路上。

父亲的鼾声如雷。这是他的家,他睡得无比安宁。或许是离家太久了,床被、夜色和月光都变得生分,我怎么睡也睡不着。外面的露水很重,回到卫生间洗脸,镜子里,满头白露似霜。一瞬间,我看见了父亲。他多年前种在我身体里的光阴,也在时节里春华秋实。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我没想到,我要找的“伊人”就是父亲,而他一直都在,在老家的白露里等我。

心间一朵葵

作者:王慧宇

前些天偶然路过一片葵花地,大片的向日葵热烈地绽放着,似乎连初秋的阳光都显得逊色。我驻足观赏,思绪却不由得飘出去很远……

我从小就喜欢向日葵,怎么会有那样明亮热烈的花啊!花瓣染着太阳的光辉,永远坚定,永远热烈,让小小的我沉迷和向往。但听我嚷嚷说喜欢向日葵时,大家都笑话我说:“人家都喜欢玫瑰或者水仙,没听过谁还喜欢向日葵的。”唯有爷爷不会这样打趣我,他只是眯着眼睛,安静而宠溺地微笑着。

我自小就跟着爷爷长大,所以我知道,爷爷懂我。但还没来得及多看几次向日葵盛开的花季,童年就走到了尾声,我被关到了课堂里,去爷爷家也变得越来越难得。

偶然得空回爷爷家时,发现爷爷将他小院里的无花果树都砍了,那棵无花果树在那好些年了,砍去它怕

是要费一番大工夫。小院子也变得空荡荡,问爷爷缘由,他也不多说。

再回爷爷家,又是一年初秋了,我蹦跳着冲进爷爷的小院,然后张大嘴愣愣了好一会儿。小院里,一朵向日葵迎风而立,花瓣微微颤动着,随风荡漾着纯粹明亮的色彩,爷爷竟为我种了一棵向日葵。

爷爷家的院子不大,光线也不算足,但那棵向日葵仍然高高地昂着头,在爷爷的照顾下,在那一小片土地上成长了起来。我惊讶地看向爷爷,爷爷性子向来淡然,关于这棵向日葵也并未解释太多,只是对我说:“你不是喜欢向日葵么。”

我终于从偌大的惊喜中回过神来,围着那棵向日葵左看右看,欣赏着枝头那朵向日葵的每一片花瓣,每一丝花蕊,然后喋喋不休向爷爷追问着向日葵的成长历程。爷爷不慌不忙地搬个马扎往小院里一坐,气定

神闲地回答我那一连串的问题。

秋天的天空是澄澈的瓦蓝色,白云散漫,微风轻柔,爷爷看着我,神色温柔。现在再回想,总觉得那天的回忆都被向日葵的色彩染上了一层金黄,纯粹明亮,流淌着温暖的光辉。

长大后,我被繁忙的工作束缚在他乡,回去的次数也变得很少,家里只有向日葵陪着爷爷。有一次我偶然得知,向日葵的花语竟然是沉默的爱。我又想起那年初秋,爷爷在小院种下一朵葵,用爱意浇灌,养得郁郁芊芊。那样热烈的花,却有着低调的性情,一如爷爷对我的爱。

长大后,我看过万千朵向日葵,都不及爷爷小院里的那一朵。那朵葵永恒地长在了我的心间,伴我走过每一个初秋。

家趣

露从今夜白

作者:窗外风

父亲总说高粱白好喝,每次说的时候都是“吧嗒吧嗒”嘴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,麦子觉得父亲是骗人的,因为这么多年来麦子就没见父亲喝过酒。

那时候母亲还在,就瞟一眼父亲,抿着嘴唇偷着乐,麦子好几次都问母亲笑什么,母亲朝着父亲努努嘴,大意是问父亲去。可是父亲却不说,麦子只好撅着嘴走开。

父亲没事的时候喜欢说他以前走南闯北的事儿,什么舌战群儒,什么冲冠一怒吓跑小偷,什么裤腰上缝着钱睡在绿皮火车车座的下面,讲很多外面的事,因为父亲是业务员,但是父亲却不喝酒也不抽烟。以至于很多年里,麦子认为业务员都是像父亲这样不抽烟不喝酒的,长大以后才知道,父亲这样的是极少数,是例外。

那一年的那个夜晚,上弦月窄窄的挂在天幕上,夜凉如水,母亲说秋凉了,母亲凝神想了一下,说今天是白露,明天清晨草木上会有露水。“白露”,麦子重复了一下,麦子觉得白露这个词很美,到底美在哪里,却说不清楚,眼前仿佛有一片月光落下的银白,又好像有晶莹的露珠在绿色的叶片上滚动。

麦子看着母亲蜡黄的脸“嗯”一声,接着就转过头去,眼泪汪在眼眶里,母亲说秋属金,金色白,以白形容秋露,故名“白露”。

那天,母亲说起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,父亲在小酒馆里跟人吃饭谈业务,母亲是服务员端茶送菜,桌子上是一瓶当地的高粱白,对方的酒已经杯子见底,可是父亲的酒还只是浅浅地下了点,脸却像红布。母亲长得漂亮,脚步轻盈的像要跳起来,走到哪里都有目光追随,邻桌的几个小青年,闹哄哄的,拦住母亲逼着她唱一曲《走西口》,母亲不肯,那几个人起哄趁机拉住母亲,母亲挣不开,眼看他们就要蹬鼻子上脸,父亲端起眼前的那杯高粱白,“咕咚咕咚”喝下去,抄起屁股下的凳子冲过去,大喊一声“放开她!”那几个人见父亲来势凶猛,就骂骂咧咧地松开母亲,却再不敢轻举妄动。

父亲回到自己的桌子旁,没过一会儿,没有酒量的父亲酒劲上来,业务也不用谈了,彻底醉了。但是对方觉得父亲人品好,他推销的产品必定也不错,这笔生意还真谈成了。后来母亲成了父亲的朋友,再后来成了麦子的妈妈。只是父亲从此再没喝过酒,但是没事的时候喜欢跟麦子说高粱白有多好喝,醇香绵软不上头还甜滋滋的。

《走西口》,麦子经常听母亲哼唱,“哥哥你走西口,妹妹我实在难留,手拉着哥哥的手,送哥送到大门口。”那天,麦子永远记得那天,外面夜凉如水母亲拉着麦子的手,轻轻地

哼唱《走西口》,唱着唱着声音低下去,再也没了声息,只剩下秋风吹过的声音。从此麦子的世界没了别的颜色,心底里都是一片白。

父亲还在外地出差。闻讯归来的父亲平生第二次喝得酩酊大醉,还是那瓶高粱白,他手里拿着酒瓶,跟跟跄跄地在房里转,转过来转过去,倚着墙角慢慢滑下去,眼泪沿着脸颊滚落,收也收不住。

多年以后,麦子领着老公和孩子回来看父亲,父亲老了,下巴上的胡须都是白茬子,一笑满脸都是褶子。麦子做好饭叫父亲来吃饭,父亲打开橱子门,拿出一瓶高粱白,两个小酒盅,盛放一两酒的小酒盅,给自己和麦子老公一人倒上一酒盅。父亲的酒量仍然不大,一两高粱白喝下去,脸就黑红了,父亲嘴里哼着《走西口》的调调,醉了。

家情



蒹葭苍苍 周文静摄